

海外归来的儿女



HAIWAI
GUILAIDEERNÜ

台湾编



0257/03



海外歸來的兒女

石 灣 編

1048543

海外归来的儿女

石 湾 编

责任编辑：邱 昶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岳阳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198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218,000 印张：11.125 印数：1—6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959 定价：1.40元

从 龙 说 起

——《龙的传人》丛书前言

洪丝丝

龙在中国的传说中是一种瑞祥的动物。它可能象一些学者所推测,是中华民族部分祖先在原始社会的图腾(TOTEM),它的原物或许就是古生物学上的一种巨大的爬虫,如恐龙、飞龙之类。尽管如此,它确实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。因为它会腾云驾雾,能力非凡;又会兴云作雨,为人类造福;虽然气概威武,但爱好和平,不伤人畜。中华民族不是具备这些优点吗?散布在五大洲的中华儿女也继承了这些美德。

在旧中国,往往有人把中华民族比喻为“睡狮”。我想,把它比喻为“病龙”当更恰当。狮子一睡醒,伸一伸懒腰,大吼一声,百兽震慑,可怜逃避不及的小鹿、小兔就成为它的点心。龙却没有这种残暴行为。当它病得奄奄一息,不但豺狼想吃它的肉,连蝎子也要欺负它。但一旦病愈,它只顾腾飞,谁看见它欺负弱小动物呢?

现在，中华民族这条巨龙确实在腾飞了！它当前的目标是宏伟的，要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由一九八〇年的七千一百亿元翻两番，到二〇〇〇年达到二万八千亿元左右，还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保卫世界和平。由于方向正确，气力充沛，它腾飞得那么矫健，那么欢快，那么精神，那么顺当，使世界上有人为之瞠目结舌，许多人禁不住发出赞叹。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，无论是国内的，还是国外的，义不容辞地要为它贡献力量。

正当这个时候，湖南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《龙的传人》丛书，介绍爱国的华侨、归侨和港澳同胞在各个时期支持祖国革命和建设的动人事迹，向广大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我衷心祝贺这套丛书的出版，她对于鼓舞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这条巨龙的腾飞出力，将起积极的作用。

一九八五年一月于北京

目 录

“三叶草”的精灵·····	郑 重(1)
奉 献·····	冼济华(23)
“署名问题”的序曲·····	王宗仁(39)
南岳芳草·····	郭伟成(62)
热血满腔·····	石 湾(73)
安得广厦千万间·····	张昌颐(92)
选 择·····	吴民民(114)
祖国, 温暖的家·····	陈 军(140)
一往情深·····	莲 子(169)
在乡土上和海那边·····	周 宏 卢 竑(183)
一叶小舟·····	马继红(200)

迟到的爱情……………马继红 (217)

他是大海的儿子……………张佳邻 (239)

追 求……………曹治国 冯德祥 (256)

刻在像册上的记忆……………马春林 陈 扬 (277)

羽坛赤子……………傅溪鹏 (302)

这旋律，不会被遗忘……………肖 岗 (331)

郑 重

“三叶草”的精灵

能创造发明的和在自然与人类之间作翻译的人，比起那些只会背诵旁人的书本而大肆吹嘘的人，就如同一件对着镜子的东西比起它在镜子里所生的印象，一个本身是一件实在的东西，而另一个只是空幻的。

——达·芬奇

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家庭，每个家庭都有他和她。孩子就是他们的爱情结晶，代表着一个家庭的希望。有的孩子象他，有的孩子又象她，也有的孩子只是眼睛象她，而鼻子和嘴巴又象他，造物主给人类送来这样的和谐与统一，在孩子出世的第一天，人们就从中得到最大的安慰。在心灵的角落里，也隐藏着另外一种东西，当他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象自己的时候，那就会别有一番滋味，强烈的失落感就会使心灵的一角失去平衡。

人啊，人！为什么要去自寻烦恼呢？不要以为孩子象自己就感到无限欢乐，更不要因为孩子不象自己又有着无穷无

尽的苦恼，大自然并不对谁有着特殊的偏爱，也不会对谁故意的疏远。自然所赐与每个人都是同等的待遇。你要不信，那就去认识一下生物化学家王德宝，他会告诉你这种生命现象的奥秘。

一

这时候，王德宝正坐在虹桥机场的候机室里。因气候不好，去东京的中国民航班机不能按时起飞，这使他的情绪有些不安。

大家都在等，气候不好，谁也走不了。整个候机室的气氛是不安定的。怎能安定得下来呢？各人有各人的事，做生意的，旅游的，空中行动，来去匆匆，时间，机会，都会因为这种等待而消失，有的人也许会因为这种等待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找服务员，找机长，找负责人，找谁也没有用，不飞就是不能起飞。

王德宝是一个沉静而感情内向的人。他也着急，但并不东走西逛，他坐在角落里的沙发上，耐心地等待着，很有兴味地看着那些在运动的生命。世界就是由生命的花朵编织而成的，没有生命，就没有烦恼，也没有追求和探索。

是因为他太安静了，所以才引起那个奔跑着的孩子的兴趣。那个不过五岁的孩子，奔跑到的跟前，歪着小脑袋，睁着大眼睛看着他，满脸的不理解的神情，似乎在问：你为什么坐在这里不动啊？在孩子的眼里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动

的。他无法理解一个老人的安静。那孩子不陌生，拉着他的手看了看，说：“哎呀，你的手怎么长了那样多的花？”

他看看自己的手，那是一双因实验过多显得有些粗糙的手，手背上已经长了许多老年斑，那些老年斑在孩子的眼里也象花一样，孩子不知道那是生命衰老的象征。研究生命的人，却无法防止生命的衰老，他感到很滑稽。这时，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，自己老了，象这样国际性的学术会议，应该是青年人活跃的讲坛，和他一起搞研究的人，也都是四五十岁了，也不年轻了，在国外核酸研究领域中，最活跃的都是年轻人。国外的许多学者在这个领域中搞了几年，搞不出成果，很快就退出这个领域，他们害怕的是生命消耗不起，而他已经六十多岁了，还要在这个领域中当主将……而且还要以竞赛胜利者的姿态，到东京参加一个学术性的会议，要在那个讲坛上报告首次用人工合成具有活性的核糖核酸。

候机室里穿来走去的人群，渐渐地变成了婀娜多姿的核酸长链，在他眼前飘动着。核酸和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，生命的活力要靠蛋白质来体现，生物遗传特征主要由核酸来决定，它把生物的许多遗传密码储存起来，并在生物繁殖时传递给下一代。自然界这个秘密被揭开之后，有多少科学家想通过化学的道路，采用人工合成的方法，制造蛋白质，制造核酸，制造生命，它们成了缭绕在科学高峰上的玉带，成为王冠上的宝石，成为救命的仙草，召唤着科学家去攀登，去采摘，去盗取。

一场研究生命科学的大竞赛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起来。

这场竞赛，既不需要谁来发起组织，也不需要裁判，而是按照科学本身的节奏进行。

在这场国际性的科学竞赛中，王德宝带领的“中国队”是后来者。后来者能居上吗？美国、英国、捷克斯洛伐克、日本、加拿大、波兰、荷兰、西德、苏联……都有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，而且取得了不少成果，近十多年来，至少有十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，同研究核酸有关。科学的竞争之激烈，不亚于商业贸易，一个科学家或某一实验室取得一点的突破，都会给世界带来震动，就使有关这方面的科学家或实验室退出这场角逐另辟蹊径。而王德宝带领的中国队，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，坚持始终，向前挺进。

现在，他要捧着核酸的长链到日本去了。

这时，王德宝又想起在虹桥机场为日本大阪大学教授大冢荣子送行的情景。那是一九七九年的六月，大冢荣子来华访问，到上海参观了王德宝的实验室，作了学术报告，她所在的池田森源实验室也是搞核酸研究的，是王德宝的竞赛对手。当时，池田森源实验室的核酸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而王德宝的实验室尚在向半分子进军途中。

他们握手话别的时候，大冢荣子非常友好地对王德宝说：“我们将在两个月内完成甲酰甲硫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工作。”

“有没有用稀有核苷酸？”王德宝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，似乎是在探听信息，更重要的是提醒朋友。

科学竞赛场上，大家都象朋友一样，赤诚相见。

“我们用的是普通核苷酸。”大冢荣子说。

“噢，祝你早日成功。”王德宝说。

实验室的同志听到大冢荣子提供的信息，心中都急起来了，着急得有些懊丧，甚至提出了要不要继续干的问题。

为什么把事情看得这样严重？

怎能不严重呢？谁先往科学的高峰摘下核酸长链的玉带，谁就胜利。走在后面的人，不管已经打下多么深厚的基础，也会前功尽弃，自动淘汰，这就是科学的严峻性。

平时性格内向的王德宝，在科研领域中却具有大将风度。他向伙伴们把大冢荣子的学术报告作了精心的分析，高兴地说：“我们不是没有夺魁的可能。”

“你的根据？”大家的眼睛都看着他，就象一架架显微镜。

“日本的进度虽然比我们快——”王德宝的声音总是闷在喉咙里，就象唱歌的男低音一样，停了一下又说，“但是，他们的合成物中没有稀有核苷酸，而是用普通核苷酸代替，不如我们的更接近天然物。其次，日本尚未考虑到测活手段，因此我们还是有帮助的。”

“我们要争取赶上！”大家又来劲了。

“要争就得争第一！”王德宝话虽不多，语气里充满信心。

“旅客们注意，去东京的旅客要上飞机了。”广播的声音打断了王德宝的回忆，他提着公文包，跟随着旅客组成的

“核酸”长链向飞机走去，他觉得自己就是“核酸”长链中的一个片段。

二

有人说中国人在国内都是笨头笨脑的，到了国外就出成果。这算什么话！中国人在国内也不笨，在国内也做出许多有成就的工作，使那些国外的后知者们也大为惊叹：啊，想不到你们有那样好的基础！早些年，中国的事情有些怪倒是真的。那许多震惊世界的科研成果，说不出来是谁搞的，要说谁搞的也可以，要报名字就得一大串，不报一大串，就无法摆平，本单位里摆不平，写文章的人要挨骂，发表文章的报纸或刊物也要受攻击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王德宝所在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，在世界上首先人工合成了具有全部生物活力的蛋白质——结晶牛胰岛素。直到八十年代，世界上还不知道夺取这项“世界冠军”的主力是谁。不是大家不知道谁是主要创造者，而是知道了也无法说，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嘛，谁愿意从群众中分离出来！

在这些无名英雄中，有几位从海外回来的科学家，在那场夺取人工合成蛋白质的“冠军赛”中，他们做了许多工作，从开创时期到胜利歌声中，他们都在竞赛现场，那场热烈的讨论，人们还记忆犹新：

“蛋白质合成了，我们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核糖核酸！”

“合成蛋白质，我们花了六年时间，我们再花六年时间

合成核糖核酸！”

“我们已经夺得了——一个世界冠军，要争取再拿一个世界冠军！”

七嘴八舌，最富有科学的想象，思想最没有约束，想象和可能，浪漫和现实，在科学家的头脑里取得了最完美的结合，比浪漫派的诗句更美，比浪漫派的文学更丰富动人。

这时，人们想到了一直从事核酸研究的王德宝，他筹建的第一个核酸研究室，王德宝培养的第一批核酸研究人才，王德宝帮助建立的第一个生产核苷酸的车间……这时都成了金弹子，就是金子也换不来的财富。可是王德宝呢——成了一个“内控”人物。

你知道什么叫“内控”吗？是外松内紧，是表面客气，内部控制，是明里使用，暗里监视……反正就是这样的意思吧。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特殊叫法，谁也怪不上，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样子。

王德宝还被蒙在鼓里，象一头老黄牛，没日没夜地干。

十年动乱，极左思潮达到了顶峰，“内控”也脱去了外衣，王德宝变成了货真价实的“特务”。这可不是泛泛而谈，而是有着事实的根据——

一九五一年八月，王德宝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。这位在国外生活了五个年头的游子，想回祖国了。当时，朝鲜战争紧张，中国和美国已经没有往来，也没有船，怎么能回来

呢？

这时，王德宝想到了英国。他到英国驻美国大使馆，向使馆人员提出要求：“我要回中国，经过香港，请你们给我签证。”英国人说：“中国现在是共产党领导，你回去他们要你吗？你到香港进不去，这不是增加香港的负担吗？”王德宝不服气，和使馆的人争了起来：“你们英国人最坏，处处都是为了自己。”使馆人员说：“先生，你不要生气，没有中国方面要接收你的证明，我们无法签字。”英国人就是这样彬彬有礼，即使吵架也不失绅士风度。

“伟大的祖国，谁能给我出一个证明呢？”王德宝对当时国内的情况极不熟悉，也不知道如何办理申请手续。他从报纸上看到叶剑英是广东省的主席，他想由香港回国，首先要进入广东，他就给叶剑英写了一封信，说明自己是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，现在想回国，能否给写一个证明？时隔不久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接待留学生委员会给他回了两封信，一封是用中文写的，另一封是用英文写的，信上说：

“欢迎你回来，无论从哪个港口入境都可以。”办事速度之快，态度之诚恳，使王德宝感受到新生的中国充满着朝气和热情。

到了英国驻美国领事馆，又到美国的移民局，办好手续，从旧金山上船，经过五天的航程，到了檀香山。檀香山，美国的旅游胜地，轮船在这里要停好几个小时，为什么不上去玩玩呢？乘这条船回国的有一大批留学生，在岸上吃了顿中饭，晚上要回到船上。谁知道下船容易上船难，檀香

山的官员们从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了一批人，不准走。王德宝也被扣留了。

“不让走，没有道理，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走？”王德宝找到美国办事人员，提出了质问。“不能走，就是不能走，你们去问华盛顿。”办事人员不作具体解释。走不成了，只好下船。王德宝带着随身行李，要住美国移民局在檀香山的办事处。移民局的人说：“你们没有犯法，这里不能住！”真是奇怪的地方，非得犯法才能住进去。留学生联合起来向美国提出抗议，美国政府给他们一封信，信上说：你们离开美国，对美国不利，特别是搞自然科学的，不能走。如果谁要私自走，要罚款五千元，或者坐五年牢……

走不成，有的留学生又回到美国大陆。带着幻想的王德宝却在檀香山住了下来。他想得很天真，檀香山离祖国近了，走起来方便，现在人少了，目标也小了，可能会让走，他暂时收住急切回国的心情，在檀香山当起木材搬运工人来了。刚过三十岁的人，正是精力旺盛的劳动力，搬运商人一下子就看中了他，给他特别优厚的待遇，想让他一直在那里干下去，直到把他的体力榨光为止。

檀香山要听美国政府的。王德宝在那里搬运了半年的木材，仍然找不到回国的机会。老是等在檀香山也不是办法，他又回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，等待机会。一九五四年，朝鲜战争结束，他可以回来了。檀香山对他的扣留，使他再也不敢走太平洋了。取道日本回国吗？那时日本对中国也不友好，到了那里也可能被扣，他决定绕道大西洋。王德宝到了

纽约，跑了许多欧洲国家的领事馆，人家却问他：“你到了我们那里，下一步到哪里去？”他这次是作为一个旅游者提出的申请，旅游结束还能哪里去呢？当时的法国经济困难，正在用发展旅游业来吸引外汇，欣然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同意他到法国去旅游。

到了法国，王德宝又去找英国驻法国大使馆，因为他要取道香港，没有英国人签证不行。英国大使馆的人员又提出去香港的三个条件：要有交换俘虏的证明，要有去香港船票；要有从香港到深圳的火车票。王德宝一听就火了，他说：“我又不是俘虏，为什么要交换俘虏的证明？”英国人无理刁难也感到说不过去，就免去交换俘虏的证明，但是其它两个条件必须满足才能签证。

一切手续办起来，王德宝在巴黎足足等了一个月。然后才乘上轮船，经塞得港—亚丁—孟买—槟榔屿—新加坡。真是一帆风顺，平安无事。在从新加坡去香港的航行中，王德宝带着愉快的心情在甲板上散步，突然听到广播喇叭里叫他的名字，要他到船长室去。王德宝感到奇怪，他上了这条船，没有和任何人说话，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到那里去，怎么有人叫他？他到了船长室，遇到一个人，这个人会讲英语，也会讲汉语。从谈话中，那个人对他的情况非常清楚，对他说：“我们知道你从美国来，学自然科学的，希望你回去把自然科学方面的情况提供给我们。”那个人还给了他一瓶药，要他写信时在两行字的当中，用这种药水把科学情报写上去。那人说完，把药往他面前一放。